

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卷上》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上午好，阿彌陀佛！請大家看影印的，大家手上拿影印的《安士全書》，請大家翻到「濟人之急」。「濟人之急」，再翻過來一頁，旁邊的頁碼是三十四、三十五。我們昨天跟大家學習到「濟人之急」，前面是「救人之難」。難是災難，急是緊急的事情，難跟急不一樣，那個情況不一樣。難是遭遇到災難，急就是生活上衣食住行的缺乏非常緊急，昨天有跟大家講到，今天可能有才來的同修，我們再大概概念一念「濟人之急」。

「急與難不同，難以遭遇言，急以財帛言。世人以財為命」，這跟我們解釋急、難它的情況不同，難是遭遇到災難，急就是在物質、在財物方面的缺乏，緊急的需要。「世人以財為命」，我們世間人以財物為生命，我們生存能夠活命以這個財為主，「於資生也，莫急於衣食」。下面就給我們再分析，這個財比較詳細的分類，我們每天為了三餐，為了吃、為了穿，我們一般講衣食，這個是很急的。我們一天沒有衣食，這個日子就過不了、就很難過，當然這個是很急需要，缺乏衣食，當然我們要去救濟。「於疾病也，莫急於醫藥」，人一生病，最急的是什麼？要看醫生，要有醫藥，趕快把疾病治好，這個是很急的。「有子女者，則以婚嫁為急」，俗話講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」，有兒女的人，兒女長大成人了，做父母的人總是會為兒女操心婚姻大事，要找個對象。「遇死亡者，則以喪葬為急」，人有生老病死，人死了，喪葬是很緊急要處理的。人死，所謂入土為安，所以喪葬就很急需要了。「必隨力隨勢周之，斯之謂濟。」我們遇到了，有人有緊急的需要，以上列出來的這

幾個項目，我們有因緣遇到了，我們必定要隨自己的力量，隨自己的財勢來賙濟、來幫助他。

下面是講孔子，「孔子曰：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。又曰：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誠明乎此，則急雖在人，不敢視為人之急，而直視為己之急矣。夫至同於己之急，此生生世世所以不急也。」這是孔子講的話。我們有力量，遇到人家有需要，我們要幫助；我們有財物，遇到大家有需要，不可以自己藏起來不給大家，天下為公，一定要為公眾，不能只有為自己。這是孔子他講的，這些都是真理。

下面舉「陳幾亭曰：諺稱富人為財主，言能主持財帛也。家業雖不可廢，然須約己周人。今之多財者，皆役於財者也。能惜能用，方為財主；但惜不用，不過財奴。」陳幾亭先生講，諺語稱富人叫財主，富人就是有錢的人，叫財主。為什麼叫他財主？因為他能夠主持財帛，就是財物他能主持、他能分配，他有權力主持分配。有錢人，「家業雖不可廢」，當然家業是不可以廢棄掉，「然須約己周人」，但是也要約束自己，自己不能太浪費，自己節省一些可以賙濟，就是幫助周邊的人，周邊需要的人。「今之多財者，皆役於財者也。能惜能用，方為財主」，你能夠愛惜財物，需要幫助人的時候，能夠把它派上用場，這樣才是叫財主。所以財主是這個意思。不是說只有自己愛惜自己的財物，但是該用的時候不用，「但惜不用，不過財奴」，變守財奴。

講到這裡，我今天早上也聽了蔡老師講的《群書治要360》，在馬來西亞講的，講到一段跟我們這裡有相關的，我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他在第十八集裡面也講到胡小林老師，他是一個企業家，現在幫助很多人（以前不是這樣的），自從學習傳統文化之後

，可以說對社會做了很好的一個示範，幫助了很多，也幫助很多人回頭。當然第一個先幫助自己回頭，自己做個榜樣。所以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能幫助人。另外又講到台灣一個賣菜的，這是一位女士，她的姓名叫陳樹菊，耳東陳，樹木的樹，菊花的菊，她當選《時代雜誌》年度最具百大影響力的人物，她也當選《富比世雜誌》亞洲慈善英雄人物榜，得了兩個世界性的大獎。她從事什麼行業？她是賣菜的，賣菜就是擺菜攤。賣菜我母親以前賣過，我去幫忙賣過，所以我很了解，賺的都不是什麼大錢。她賣菜十三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，整個家庭的重擔就落在她身上。

以前十三歲的孩子，家庭經濟困難，母親生病也沒錢治病。父母都不在、過世了，十三歲就要負擔家庭責任，後來她的人生體會，她體會到沒有錢給親人治病，後來親人去世了，當然這就是讓她人生感到非常遺憾的。遺憾，她並不是怨天尤人，怪老天爺、怪別人，她是把這個遺憾變成她的動力。什麼動力？遇到特別有困難的人，她就會盡力在經濟上去幫助他。自己賺的錢，人家有需要了，她就盡力去幫助他。她這樣捐錢累積很長的時間，一個賣菜的，她捐錢捐給別人，竟然捐了一千多萬台幣。所以她的慈善心是盡心竭力，自己毫無保留，完全是奉獻，沒有絲毫為自己。她有句話很有哲理，她說「錢在不需要的人手上，只是數字而已」，我們聽聽很有道理。這個人他財富很多，錢很多，存在銀行，他也不拿出來幫助社會大眾，存在銀行，銀行存摺記載的就是一個數字。我們想想，的確是這樣沒有錯，錢在他手上，他也不會用，也不知道怎麼用；或者知道，他也不肯用，不肯幫助人，人家有緊急需要，他也不會拿出來幫助需要的人，錢在他手上，當然就是一個數字。這樣的人，就是剛才這裡講的，「但惜不用，不過財奴」，只知道愛惜自己的財物，守護自己的財物，該用的時候不用，該幫助人時候不

幫助人，不過是一個守財奴。

所以陳樹菊女士她講，這個錢在不需要的人手上，它只是一個數字而已，他沒有發揮它的價值，沒有發揮這個錢的價值。可是這個錢在非常危急的人手上，他就很需要，它就產生很大的價值了。好像這個人生病沒錢看醫生，你幫助他，它在他身上就發生很大的作用了，它的價值就在這裡。所以過去我們淨老和尚也常常給我們開示，他說有錢是福報，你這一生擁有很大的財富，是你過去生修來的，這一生得的福報。那福報現前、得到了，這些錢在你手上了，你怎麼用？有很多人，很有錢，他不會用。所以我們淨老和尚又給我們講，有錢是福報，用錢是智慧。你要有智慧去用你的錢，用在對的地方，用在需要的地方，特別要去幫助需要的人，這個就大學問，這個要學習了。我們才有眼光知道，我們現在有錢，現前社會上最需要的是什麼？最缺乏的是什麼？把它用在這上面，這些錢就發揮不可思議的價值了。這個也是我們淨老和尚一生，他示現給我們看的，他也做給我們看，做一個榜樣給我們看，這些方面都是我們要學習的。所以陳樹菊這位女士，她也聽我們淨老和尚的經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在網路上點陳樹菊跟淨空老和尚，它的資料就會出來。這方面剛好跟我們今天講的這段有相關，提出來跟大家分享。

下面周安士居士又引用佛經的經文：「《優婆塞戒經》云：若以衣施，得上妙色；若以食施，得無上力」。引用《優婆塞戒經》的經文，我們用衣服布施給需要的人，我們將來會得上妙色，我們身心會很莊嚴，當然你的衣服都不會缺乏了。「若以食施，得無上力」，力是身體體力，布施飲食，我們現在講打齋，布施飲食會得到無上力，這個身體體力是最好的，無上是最好。「若以燈施，得淨妙眼」，布施燈具照明，會得到清淨妙眼。「若以乘施，身受安

樂」，乘就是車子，車乘，供養別人交通工具，你的身會受到安樂。「若以舍施，所須無乏」，舍就是房子，有人沒房子住，你布施房舍給他安住，將來你的果報，你所需要的就不會有缺乏了，你生活上所需不會缺乏，特別是住的方面。

「又云：若給妻子奴婢衣食，有憐憫歡喜心，未來得無量福德」。這個經裡面又給我們講，你給妻子，奴婢就是佣人，你請的人，給他們衣服，給他們飲食，用什麼心？用憐憫歡喜心。憐憫就是憐憫他很缺乏，我們現在講的同情心，他很需要，我們發慈悲心來布施給他。布施的時候心生歡喜，不是心不甘情不願勉強給的，是歡喜心來布施，這樣未來得無量福德，這個福當中有德行，叫福德。如果福當中沒有德行，叫福報，或者我們一般人講的福氣。福氣，過去我們淨老和尚講，有福要受氣，所以叫福氣。所以福德好！講福德，這個福報當中它有德在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布施生歡喜心。有些人他也布施，他也會得福，但是他不是用歡喜憐憫心去布施，可能他還用一種瞧不起人的心在布施，歧視的心在布施。當然他布施也是有因果，也會得福報，但是沒有德，福當中沒有德。所以這裡是講無量福德。

「若見田倉中有鼠雀犯穀米，生憐憫歡喜心，亦得福無量。」這個田當中、倉庫當中有老鼠、麻雀，犯穀米就是來偷吃、來吃。我們一般看了就很生氣，要把麻雀趕走；老鼠來給我們吃這些穀米，給我們吃東西，我們會很生氣，把牠抓起來。現在一般人，沒有學佛的人，抓起來就處死，把牠處死刑了。牠為了覓食，實在講牠也沒有死罪，牠也是為了生活，牠肚子餓才出來找東西吃。如果家裡穀米或者我們的飯菜被吃了，被老鼠吃了、麻雀吃了，我們能夠生憐憫歡喜心，憐憫什麼？牠墮在畜生道已經很可憐了，又沒得吃，就供養牠吧！牠也是未來佛。這樣生歡喜心，亦得福無量，也得

到無量的福德。可見得一切法從心想生，我們得福得禍關鍵就是我們心的念頭是善念還是惡念。我們學了佛之後，讀了佛經，看到佛這樣教導我們，我們就要改變心態，以後老鼠到家裡來偷吃東西，要生歡喜心，就不要去買老鼠藥給牠吃。以前我們不知道，以前從小在家跟我父親，我父親也沒學佛，都用老鼠籠抓到就活活把牠燒死，不然就是用老鼠藥給牠吃，毒死，這個都是造殺業。現在學了佛，知道了，過去都錯了，我們要改過來。所以現在老鼠來吃，我們要生歡喜心，這樣亦得福無量，因為牠需要。所以佛法布施給眾生，都是平等的布施，只要眾生有需要，都很歡喜的布施，這樣就得福無量。

下面這個昨天講過，我們再重新講一遍，可能昨天有些同修不能來，今天才來的，我們再重複講一遍。昨天聽過的同修，也可以溫故知新。「貧富富貧。帝君曰：蜀帝初立，適歲大荒，而巴西尤甚」。帝君就是指文昌帝君。昨天跟大家講了，如果我們不讀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不讀《安士全書》，《安士全書》第一卷就是註解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的，周安士居士引用三教經典來註解這篇文章，我們沒有讀這個書，我們看到文昌帝君，我們不認識他。這裡文昌帝君自己講，「蜀帝初立」，蜀是四川，四川這個地區歷代在那裡做君主的都稱為帝，初立就是剛剛開始。那個時候「適歲大荒」，就是鬧大饑荒，就是沒得吃。「而巴西尤甚」，四川跟重慶當中的一個郡叫巴西，不是現在中南美洲那邊的巴西，巴西這個地方尤甚。

「有富農羅密」，有一個很有財富的農人叫羅密，四維羅。「積穀五千餘斛，閉而不糶」。他家裡的穀米累積很多，五千餘斛，一斛是十斗。大家都沒得吃了，他家米糧存了一大堆，也不賣給人家，也不布施給人，這個心實在是很不好，眼睜睜的看到很多人餓死

，他就是不拿出來。「而義士許容，竭產賑貧，力不能繼」。另外一個很有道義的人士，姓許名容，叫許容，他是竭產，把他自己家裡的財產統統拿出來賑濟貧窮，幫助沒有吃的人，但是力量有限，力不能繼，鬧饑荒的人太多了，他的能力有限，但是他這個心卻是無限的。「終夜炷香，祈天請佑」，整個晚上燒香，祈求上天來保佑這個地方，讓這個地方解除饑荒。「邑神來和孫以告」，這個邑就是現在講的都市、縣市，有管這個縣市的神叫來和孫向文昌帝君報告這樁事情。有一個人叫許容，很有善心，他自己家產統統用光，去幫助這個地區鬧饑荒沒得吃的人，但是力量有限，祈求上天來庇佑這個地方，解除這個地方饑荒之苦；另外羅密他家穀米囤放很多，都不拿出來，這個也向文昌帝君報告了。

「予奏上帝」，文昌帝君再向玉皇上帝報告這個事情。「有旨」，上帝就下諭旨下來了。「取羅之穀雨之」，上帝就下旨給文昌帝君，羅密他家穀放那麼多，把他家穀米統統拿出來撒在饑荒的地方讓大家吃。「予乃敕諭風神，發羅之屋」，予就是文昌帝君，他就命令風神，好像龍捲風這樣，把羅密他家裡的穀米統統捲出來，好像龍捲風這樣捲出來，「穀隨風旋，自空而下，各以色聚，邑中人皆飽」。捲出來，從空中撒到地面，讓饑荒的地區，每個地區都有米了，這個城市的人，大家都有飯吃，可以吃飽了。「羅之所蓄，一日而盡」，羅密他所藏的這些穀米，一天就被風都吹光光，也都沒有了，吹到巴西這個地區，讓他們大家都有飯吃。「邑人感許之惠，往往酬還」，邑人就是這個都市的人，都非常感恩許容的恩惠，大家都去答謝他。「幸羅之災」，羅密慳吝不肯布施，遇到這個災難，大家都很慶幸他有這個報應，「從而稱快」。「蜀帝以容為邑佐」，後來四川的君主，他就請許容做縣邑輔佐，輔佐縣長的官，也就是當官了。「密聞之，自經」，羅密聽到這些事情，他自

己上吊自殺了。以上是講這則公案。下面這是周安士居士按照上面講的這些道理、公案，再給我們做個說明。

按【所謂遊戲神通也。雨穀事。雖因帝君啟奏。然此種玩弄。天帝往往為之。姑錄盧至長者一事。以備參閱。】

以上我們聽起來好像講故事、神話，實際上確實有這個事情。在佛法『所謂遊戲神通也』，那是有神通了。『雨穀事』，這個地方，雨不念雨，念玉，雨是個動詞，上面水下來，雨是個名詞。『雖因帝君啟奏』，因為這個事情，雖然是文昌帝君向上帝啟奏的，請示上帝，上帝就命令文昌帝君把羅密他家的穀米統統給他拿出來。『然此種玩弄』，這個玩弄，『天帝往往為之』，天上玉皇上帝常常做這些事情。這不只在中國有，在古印度也有，這個記載在佛經。『姑錄盧至長者一事，以備參閱』。這個就是周安士居士在找佛經的資料，文昌帝君是在中國的，下面舉出佛經的資料，那是在印度的，那不是在中國。上帝都一樣的，在我們這地球上，地方不一樣，中國有，印度也有，所以下面就舉出這個公案。

按【天竺國。有盧至長者。巨富而吝。妻子奴婢。備受其苦。一日遇佳節。密取四文買酒食。至塚間啖之。而盧素不嗜酒。既醉。發為高歌。其歌曰。吾今慶節會。暢飲大歡樂。過於毘沙門。亦勝天帝釋。】

『天竺國』就是古印度，古代印度叫「天竺國」。天竺國有一個『盧至長者』，「長者」就是在社會很有地位。而且很有錢，『巨富』，不是只有富，「巨富」，超級有錢的。錢那麼多，但是盧至長者非常的慳吝，自己捨不得用，也不給人用。所以他家裡的妻子奴婢，他那麼有錢，但是在他家什麼都沒有，『備受其苦』，很慳吝，都不肯布施給人用，我們現在講都不肯跟別人分享的，連自己家人都沒有，慳吝到這樣的程度。有一天遇到一個佳節、一個節



慶，『密取四文』，四文錢很少，就像我們現在四塊錢一樣。他就買了『酒食』，四塊錢能買什麼樣的酒？買什麼樣的食物？當然是很有限的。他自己也捨不得用，買了四文酒食，『至塚間啖之』，就是到墳墓那邊吃、喝酒。遇到這個佳節，你看他還這麼慳吝，捨不得多買一些跟家人分享，跟他下面的傭人分享，自己拿了四文錢，那也很少很少，買了酒食他就跑到墳墓去吃、去喝酒。盧至長者他不能喝酒，喝一點點就醉了，醉了，他就『發為高歌』，就唱歌了，喝一點就醉了，他就唱起歌來了。『其歌曰，吾今慶節會，暢飲大歡樂』，他說今天慶祝佳節盛會，我「暢飲」！他四文錢買酒買食，他能怎麼樣暢飲？只是他不能喝酒，喝一點他就醉了，他說是暢飲。而且他在墳墓那邊吃、那邊喝，還說「大歡樂」，他是大歡樂。他暢飲大歡樂，『過於毘沙門』，他說超過毘沙門天王。「毘沙門」就是北方天王，我們法會第一天都要祈請四大天王。北方天王叫毘沙門，就四王天，在六欲天的第一層就是四王天，宮殿在須彌山的當中半山腰。須彌山頂是忉利天，帝釋天。盧至長者又唱歌了，『亦勝天帝釋』，不但超過四王天，還勝過「天帝釋」，比忉利天主還要殊勝。他講這個，我們聽起來也很不可思議。他唱這個歌，帝釋天的天主聽到了。

按【帝釋聞之。笑曰。】

就是笑話他。

按【此人所啖。不過四文。】

他說你吃的不過四文錢，四文的小錢。

按【乃謂其樂過我。】

他還說他的快樂超過我。上帝就要去捉弄他：

按【我當設法惱之。】

我要去讓他生煩惱。

按【即化為盧至。到其家曰。】

帝釋天他有神通，上帝、帝釋天他就變成盧至長者，變得跟他一模一樣，連他們家人也分不出來。到他家，『到其家曰』：

按【吾昔薄待汝等。祇因有慳吝鬼相隨耳。幸今出遊。脫離此鬼。今日各隨汝欲。可恣意取。於是悉開庫藏賜之。】

上帝變成盧至的樣子，到他家來了。盧至他跑到墳墓去吃酒，醉醺醺的，醉在墳墓那邊。帝釋聽到他說，他快樂超過我，他就變一個人到他家去了，他不在，就到他家去。到他家就對他們家人，下面的傭人，家人妻子兒女講，『吾昔薄待汝等』，他說我過去對待你們太刻薄了，非常虐待你們。什麼原因我過去會虐待你們，對你們很刻薄？『祇因有慳吝鬼相隨耳』，他說有個慳吝鬼跟著我，所以才會這樣，對你們很刻薄，很虐待你們，有東西都不給你們用。『幸今出遊，脫離此鬼』，他說很幸運，今天慳吝鬼出去外面玩，不在家，「脫離此鬼」，慳吝鬼離開了。『今日各隨汝欲』，你們要什麼就拿什麼，『可恣意取』，你們大家喜歡什麼就拿什麼。『於是悉開庫藏賜之』，就把倉庫打開，讓他的妻子兒女家人，看他們要什麼就拿什麼。當然他們家人、他的傭人都很高興。

按【又告曰。】

又告訴他們家人，還有僕人。

按【此鬼。貌甚類我。少頃必來。當驅出之。】

他說這個慳吝鬼長得跟我是一樣的，等一下他又會再來，來了之後，你們要把他趕出去。『當驅出之』，就是把他趕出去，不要讓他回來，回來你們又要受苦了。

按【若放其入。吾復慳吝。】

他說如果放那個鬼再回來，我又會變成很慳吝，又要對你們很刻薄、虐待你們。

按【家人唯唯。】

家人聽了當然就依教奉行，不敢違背，知道等一下那個慳吝鬼來，我們一定把他趕出去，不讓他進來。

按【俄而盧至醒歸。】

盧至到墳墓去喝酒，喝醉了，在那邊睡覺；醒過來，回家了。

按【遂被守門者驅逐。】

富有的人家外面都有守門的人，守衛。這個守衛，因為忒利天的天主，上帝變成盧至，已經交待他們，長得跟他一樣的，那個就是慳吝鬼，不能讓他回來，要把他趕出去。所以這個守門的人就把他趕出去，不讓他進來。

按【急呼妻子。】

盧至心就急了，趕快喊他的妻子。

按【妻子亦各執杖驅出。】

他的妻子、子女『亦各執杖驅出』，他的太太、他的兒子也拿著棍棒把他趕出去了。

按【盧至駭甚。】

盧至很驚訝，怎麼會變成這樣？

按【哀懇親友。】

他去告訴他的親戚朋友，他說我回家怎麼都被我們家人趕出來了？

按【親友送之歸舍。】

親友又把他送回家。回家，他的太太、他的兒子皆言：

按【妻子皆言。此是慳吝鬼。】

他們都說這個是『慳吝鬼』，他不是盧至，是「慳吝鬼」。

按【奈何信之。】

他是慳吝鬼，你怎麼可以相信他？

按【親友見家中盧至。固自在也。】

親友到盧至家，看到他們家裡也有個盧至在裡面，他在裡面很自在。帝釋，上帝變的盧至，看到盧至長者回來，他也出來罵。

按【亦出罵曰。】

也出來罵。

按【汝誠慳吝鬼。】

他說你真的就是慳吝鬼，一點都不假，你就是那個慳吝鬼，就是那個鬼。

按【盧至有口難辯。】

盧至有口無法去辯別，他家裡那個盧至長得跟他一樣，他也沒辦法。

按【遂借絹一端。將獻之王。】

他不能回家，就去向親友『借絹』，「絹」就是絲織品的布，獻給國王。

按【而訴其冤。】

獻給國王，他就去訴冤，去告這個冤情。

按【閹人不納。】

『閹』就是守門人，不接受，不讓他進去見國王。

按【盧至大呼曰。吾欲進貢。吾欲進貢。】

他說我是要來進貢，要來送禮的。

按【王呼之來前。】

國王就說好，要進貢就讓他進來。

按【盧至將獻絹。兩腋忽自夾緊。】

盧至要把絹布獻給國王，忽然這兩個腋下，兩手腋下忽然夾得很緊，就拿不出來。

按【乃盡平生力拔之。】

盡他平生的力量，好不容易把絹布從他的兩腋下面拔出來。

按【方能出諸肘間。】

拔出來要獻給國王。

按【帝釋忽令此絹。化成束草。】

帝釋，這個上帝有神通，看到這個事情，又讓他那個絹布，絲織品，絹布化成一束草，變成草了。

按【盧至大慚。】

盧至他就生很大慚愧，怎麼變成草？

按【王笑曰。吾不須絹。有冤。可速道之。】

這個國王就笑了，也知道他平生就很慳吝，說我不需要你的絹布，你有什麼冤情，趕快說出來。『可速道之』，趕快說出來。

按【盧至含淚以訴。】

盧至就含著眼淚告訴國王這些事情。

按【王敕兩盧至。及妻子。】

國王就把他家那個盧至也找來，到國王面前兩個盧至長者。以及他的妻子，找來：

按【同來訊對。】

找到前面來問訊對質，看看哪一個才是真正的盧至。

按【見其聲音相貌。無不相同。】

都一樣，相貌一樣，聲音也一樣，長的樣子也完全一模一樣。

按【令兩盧脫臂驗痣。莫辨。】

他的臂上有個痣，脫下來兩個都有，無法分辨。

按【又令兩盧至各坐一處。】

又命令兩個盧至各坐一個地方。

按【密書生平至隱祕事。而字跡毫不可辨。】

兩個人分開，然後問他平生很隱祕的事情，叫他們用寫字寫出

來。寫的都一樣，連字跡也分辨不出來，國王也就沒辦法了。

按【王嘆曰。凡夫肉眼。如此易惑。】

他說我們是『凡夫肉眼』，分辨不出來，真的他沒辦法了。

按【吾當往問釋迦如來。】

說我們只好去請問釋迦牟尼佛，碰到這個事情，我們凡夫沒辦法。

按【於是載兩盧至。同至祇洹。】

國王就載著兩個盧至一同到祇洹精舍，祇樹給孤獨園，釋迦牟尼佛那裡。兩個盧至到了佛那邊：

按【佛遂呼化盧至。】

佛知道，佛知道哪個是真的盧至，哪個是變化的。釋迦牟尼佛就叫變化的盧至，就是玉皇上帝，就是帝釋天，佛叫他『化盧至』。

按【帝釋於是忽復天帝形。】

帝釋天主就恢復他原來天帝的原形，他的形貌。

按【王見帝釋。投身下拜。】

這個國王看到是上帝來了，他趕快下拜。

按【因遣真盧至歸。】

『遣』就是國王叫這個真的盧至，你趕快回家。

按【盧至曰。吾即歸家。財物已散。】

他說我回去有什麼用？我那個財物統統被打開了，統統布施光了。

按【帝釋曰。汝肯布施。庫藏當無恙也。】

帝釋天主就給他講，如果從今以後你肯布施，不要再慳吝，不要連對待自己妻子家人都那麼慳吝，應該多多布施。不但布施自己家人，還要布施給外面需要的人，你的『庫藏當無恙』，你倉庫原

來有的，不會損失的。

按【盧至怒曰。吾但信佛。不信帝釋。】

盧至他很生氣，他說我只信佛，不相信帝釋。這個時候佛就勸他：

按【世尊曰。汝但歸家。帝釋之言不謬。】

世尊就給盧至長者開示，他說你回家，帝釋，上帝講的沒有錯，他講的是真的，你要相信。

按【盧至歸。視庫藏毫無所損。】

回到家裡看到倉庫都沒有損失，果然帝釋天（上帝）講的是真的，沒錯。

按【大喜過望。】

非常歡喜。從那個時候，帝釋天跟他開玩笑，然後佛勸導，這個盧至後來：

按【由是漸行惠施。】

慢慢他就開始會去布施了。

按【無復鄙吝之態。】

後來他完全沒有慳吝這種情況了，整個心態完全改變過來。

以上這是佛經的公案，還有中國文昌帝君的公案，周安士居士把它找出來做一個對照，就是說有錢不能慳吝，要布施給需要的人。所以陳樹菊女士講，錢在不需要的人手上，它只是一個數字。這個很有哲理，真的，我們有錢遇到別人有緊急需要，我們應該要去幫助他，這才是正確的，這個就是濟人之急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先學習到這一段。明天我們就學習「憫人之孤」這一段。好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

